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原序目録
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史部四

古史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按古史六十五卷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録轍以司馬遷史記多不得聖人之意乃因遷之舊上自伏羲神農下訖秦始皇為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自謂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

際亦備論其故以今考之如於三皇紀增入道家者流謂黃帝以無為為宗其書與老子相出入於老子傳附以佛家之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於孟子傳謂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説而漸失之反稱譽田駢慎到之徒又謂其為佛家所謂鈍根聲聞者班固論遷之失首在先黃老而後六經撤所吏定烏在其能正遷耶朱子語録曰伯恭

子約宗太史公之學某甞與之痛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之所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却又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功夫

又皆空疎云云蓋與呂祖謙議論相激故平日作雜學辨以攻轍此時反為之左袒然其混合儒墨之失亦終不能為之掩也平心而論史至於司馬遷猶詩至於李杜書至於鍾王畫至於顧陸非可以一支一節比擬其長短者也轍乃欲點定其書殆不免於輕妄至於糾正補掇如史記載堯典妻舜之後瞽瞍尚欲殺舜轍則本尚書謂妻舜在瞽瞍允若

之後史記載伊尹以負鼎說湯造父御周穆王見西王母事轍則删之史記不載禱雨桑林事轍則增之宋世家史記贊宋襄公泓之戰為禮讓轍則貶之辨管子之書為戰國諸子所附益於晏子傳增入晏子處崔杼之變知陳氏之篡與諷諫數事於宰我則辨其無從叛之事於子貢則辨其無亂齊之事又据左氏傳為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范文子叔

向子產等傳以補史記所未及魯連傳附以虞卿刺客傳不載曹沫其去取之間亦頗為不苟存與還書相參考固亦無不可矣書中間有附註以葉大慶考古質疑考之蓋其子遜之所作舊本不載其名今附著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史原叙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當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

留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来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

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襍錄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史部四

古史目錄　　別史類

本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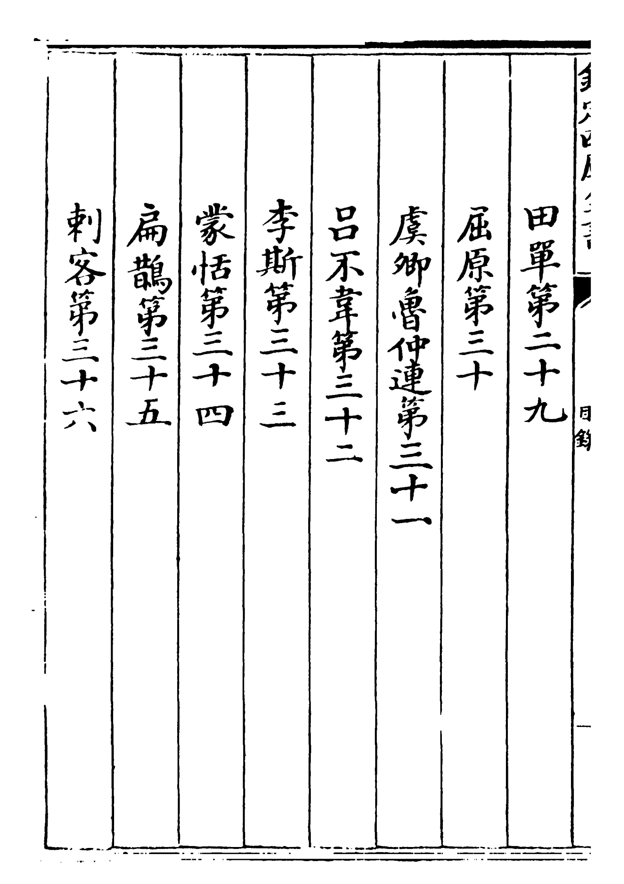
三皇第一

五帝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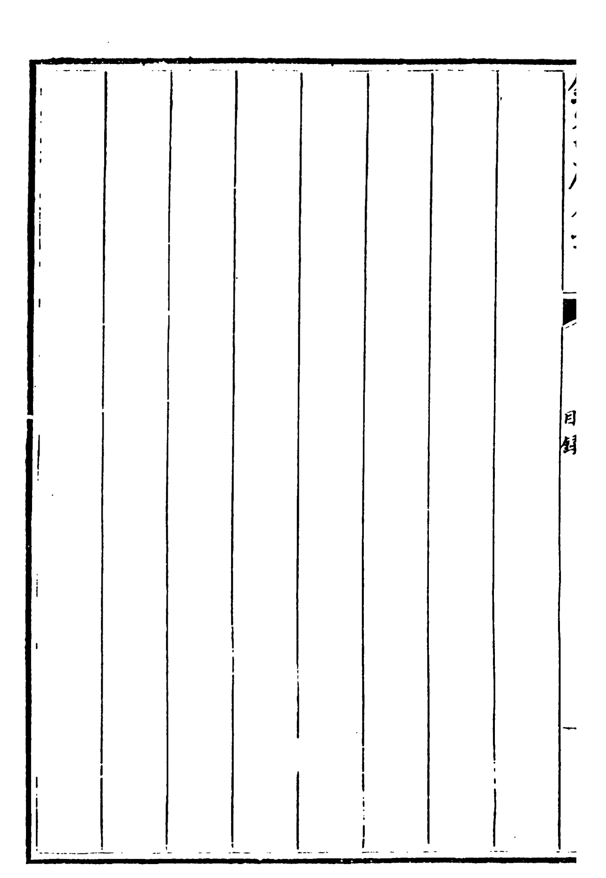
夏第三

商第四

周第五



滑稽第三十七



古史卷一

宋　蘇轍　撰

三皇本紀

太昊伏犠氏風姓始觀天地之象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畫八卦教民嫁娶儷皮以為禮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豢養犠牲服牛乘馬故曰伏犠亦曰包犠氏伏犠以木德王天下故為三皇首河出圖故為龍師而龍名居於宛丘後世所謂太昊之虛也伏犠氏既

衰而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天王行之叙其後神農氏興而伏犠之子孫不可復紀至周衰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邑於濟上奉伏犠之祀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繼木為火師而火名故曰炎帝斵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稼穡故曰神農始為市以通有無嘗草木百藥以救疾苦其子柱能殖百穀百蔬五帝之世祀以為稷子孫傳世為黄帝所滅黄帝亦神農之後以其德異故異號異姓而炎帝之後事堯者有

四岳事周者齊許申甫皆列於諸侯焉

黄帝軒轅氏姬姓亦曰有熊氏神農之後而少典之子也少典取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炎帝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来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諸侯

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以師兵為營衛為雲師而雲名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正名百物書契律歷衣服棟宇舟車弧矢之利皆本於黃帝黃帝作雲門大卷之樂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為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黃帝之書與老子同者多見於列子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取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

為黄帝正妃生二子後皆有天下其一玄囂是為青陽其二昌意黄帝葢四妃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曰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黄帝崩葬於橋山子青陽立是為帝少昊至虞夏之世皆禘黄帝蘇子曰孔子删詩及書起於堯舜稷契之際以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司馬遷紀五帝首黄帝遺犧農而黜少昊以為帝王皆出於黄帝盖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黄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非

五帝世耶蓋黄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多以遷為非者於是作三皇本紀復紀少昊於五帝首

古史卷一

古史卷二

宋　蘇轍　撰

五帝本紀

帝少昊金天氏曰摯亦曰青陽都於曲阜其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厯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

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而其四叔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少昊氏既衰而黄帝之孫顓頊代之

少昊之後見於周衰有郯子焉

帝顓頊高陽氏黄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都於帝丘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民匱於祀民瀆齊盟而神不蠲民嘉生不降禍災荐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絶地天通使無相侵瀆然後民安

其生高陽氏之滅也歲在鶉火左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黃帝之曾孫嚳代之顓頊之後六世生舜五世生鯀故虞夏皆祖顓頊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祖曰玄囂都於亳取陳鋒氏生堯取娵訾氏生摯取有娀氏生契取有邰氏生稷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其弟立是為帝堯契之後為殷稷之後為周故堯禪舜舜祀嚳於郊而殷周皆祀嚳於禘

帝堯陶唐氏都於平陽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翦

土階三等為咸池之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恊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高辛氏既衰而三苗復亂九黎之德堯乃復育重黎之後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平秩四方以正四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熈於是堯訪於羣臣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嚚訟可乎堯又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堯曰吁静言庸違象共滔天不可堯復問四岳曰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

咨誰可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
异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
堯復問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堯曰明明揚側陋衆皆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
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於是妻之二女以觀其德
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堯知子丹朱不肖
不足授天下得舜試之三年而告之曰予詢事考言乃

言底可績三載矣汝遂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不許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遂老使舜攝行天子之政二十有八載而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乃封丹朱使奉堯祀服其禮樂以客見天子而舜亦宗祀堯至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自黄帝至堯皆姬姓同姓而異其國號所以章明德也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為豕韋氏商之衰還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

唐徙杜為唐杜氏周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為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而漢其苗裔也

蘇子曰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

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帝舜有虞氏嬀姓舜父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勾望勾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帝顓頊之子也自窮蟬至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病瞽母亡而更娶生象父母愛象而惡舜遇舜不以道舜事父母撫弟篤於敬愛瞽猶不順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亦允若不至於姦以是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

居陶於河濵噐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其賢妻之二女以觀其内事之九男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其貴驕而九男皆益篤堯知其聖人也乃命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山林麓烈風雷雨弗能迷也

世或言所謂納于大麓者太山之麓帝王禪代告終之所在此太山之所以為岱宗者也然方舜之納于大麓也葢未受終于文祖類于上帝猶人臣也而遽告代于太山可乎

如是三載堯乃命舜以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琁璣玉衡齊七政以觀

天命之逆順而天命無違於是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者儒言六宗皆不同禮祭法曰泰昭祭時也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安國王肅以此為六宗夫言古事當以古說為近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或以乾坤六子宗廟三昭三穆當之其數雖合然自古無祭八卦之文舜既受終于文祖然後推考天人觀其逆順而徧祭之則三昭三穆於其祭文祖兼之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以觀諸侯之從否而諸侯莫有不至於是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以四時巡守方岳燔柴告至望秩山川肆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贄如五器卒乃復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舉禹使治水水行地中建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民咸安其生於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年而堯崩舜除三年之喪正月元日見于文祖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舜自百揆為天子未有代之者於是舜

問四岳誰可使宅百揆皆曰伯禹作司空可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是時棄既已為稷契既已為司徒皐陶既已為士矣舜皆稱其功申命其事復博訪羣臣因其所舉而即用之所舉無不賢者乃以垂為工以益為虞以夷為秩宗以夔典樂以龍為納言凡命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有二人（世咸以四岳為四人非也傳言齊許皆四岳之後姜姓蓋一人耳）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

北處之以散其衆然後四海咸戴舜德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弟象封於有鼻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命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於臯陶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可也舜不許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者舜之所宗堯也舜受命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蓋將以天下與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者也舜既老任禹以政苗民猶弗率舜命舜命禹征

之禹伐之三旬而苗民不服益賛于禹稱舜之在歷山日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而瞽叟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有不服者乎禹用其言而班師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是時舜在位三十三年德之及物也久矣以舜之德而誅三苗之虐以天下之衆而伐三苗之微其為不敢也明矣然而攻之三旬而不服引兵而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格之何也雖以舜之德舉天下之衆而伐之是以力較之也以力較之必其力竭而後服引兵而歸不較其力而俟之以德吾無爭心而三苗愧耻之心生矣七旬而後格雖以為進可也蓋舜三十而徵庸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年都於蒲坂南巡守

崩於蒼梧之野而葬于九疑禹封其子於虞有虞氏世禘黄帝郊堯祖顓頊宗舜報幕其後有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虞思封夏少康者也其餘四人見晏子與叔向言齊事皆失其世次至商而封遂左傳舜眞德于遂至周而封陳陳敬仲完自陳奔齊其後代齊

蘇子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

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於書孟子益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

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辟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辟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辟禹子於箕山之隂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廵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

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

古史卷二

古史卷三

宋 蘇轍 撰

夏本紀

夏禹帝顓頊之後禹之父鯀顓頊五世孫也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律歴志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故取焉以崇伯事堯堯被洪水之患訪於四岳求可治水者四岳舉鯀可用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於是堯聽四岳用鯀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水不潤下上帝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𢑴倫攸斁九年功用不成堯更求人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廵守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而舉鯀之子禹使續鯀之業天乃錫禹洪範九疇𢑴倫攸叙禹以此治水水得其性所謂洛書者也禹之為人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既受命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取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亦弗遑子也非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舡泥行乘橇山行乘㯳

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盖禹行自冀州始自冀而東治兖青徐自徐而南

治揚荆自荆而西治豫梁雍皆相其土田草木之宜以

作貢賦謂之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

訖于四海堯賜之玄圭以告成功使為司空及堯崩舜

為天子復代舜典百揆三十三年而舜命以位讓于臯

陶舜不可禹固辭不獲命乃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若帝之初是時三苗之君雖已流竄其國人猶不用帝舜復命禹征之禹會諸侯誓師而行三旬苗民不服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栗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受其言而班師舜乃大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舜崩禹即天子位號曰帝禹改

正朔服色歳首建寅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

用玄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後南廵守復會

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

也子帝啓立有扈氏不共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

誓啓崩子帝太康立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有洛之表十

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太康弟五人御其

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羿遂逐太康而立其

弟仲康是為帝仲康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仲康命胤侯

征之作胤征仲康崩子帝相立羿之放太康也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減樂正后夔之子伯封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虞于原獸武羅伯因熊髠厖圉皆其賢臣也棄之不用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内施賂于外而虞羿于田内外咸服而羿不知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滅夏后相
相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惎澆能戒
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妻
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
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自有鬲氏收二斟
之燼以殺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以復禹之迹是為帝少康少康崩子帝杼立帝杼崩子
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

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始衰諸侯畔之得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雄雌孔甲不能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孔甲賜之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孔甲求之懼而遷去孔甲崩子帝臯立帝臯崩帝臯墓在殽之南陵蹇叔云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自孔甲以来諸侯多畔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伐有施氏有施以妺

喜女焉桀嬖愛之政益亂復克有緡淫侈滋甚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益修德諸侯歸之遂帥兵伐桀桀兵敗奔南巢遂放而死葢夏后氏禘黄帝郊鯀祖顓頊宗禹報杼周興封其後杞繒以奉禹祀禹本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蘇子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

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它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又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

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為天

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也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叟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

孫願可以宅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古史卷三

古史卷四

宋 蘇轍 撰

殷本紀

殷契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事堯舜為司徒舜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孫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封於殷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以祀大

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為水官勤於水事而死於水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得伊尹任以國政伊尹者有莘之逸民也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求於諸侯湯以幣聘之三反而後從湯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

以共犧牲也湯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邀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受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故湯征自葛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是時夏桀為虐而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皆為亂湯使伊尹適夏以觀桀之政可輔輔之不可輔伐之伊尹入夏知桀之不可為也復歸于亳

湯遂與伊尹伐韋顧昆吾克之遂伐桀升自陑從桀於安邑戰于鳴條之野勝之將易置夏社而後世莫及句龍者乃止夏師大敗湯從之桀奔南巢而死湯自為繼虞夏之後而以兵取天下曰台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蓋有慚德焉還自夏至大坰仲虺乃作誥言桀之不可不伐者釋之湯歸于亳復作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改正朔服色以十二月為歲首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牡樂曰大濩其後大旱七年湯剪髮斷

爪禱于桑林之社而雨作桑林之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其弟外丙是為帝外丙三年崩立其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四年崩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為帝太甲

太甲元年十二月太甲之祀先王及歸于亳皆以十二月者殷之正月也孔安國以為湯崩逾月而太甲即位然則未逾年而即位可乎伊尹以冢宰奉太甲祀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太甲不能用伊尹乃即湯之墓營桐宮以放太甲使居憂焉太甲悔過自咎終喪三年十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太甲三篇以申戒之太甲不以為怨伊尹不以自疑乃尊伊尹曰保衡及其老作咸有一德以歸太甲在位三十三年而崩是為太宗子帝沃丁立沃丁之世伊尹卒葬之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帝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已崩弟帝太戊立任伊陟臣扈伊陟者伊尹之子也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

懼而修德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桑穀死殷復興諸侯歸之享國七十五年而崩是為中宗子帝仲丁立仲丁遷于囂仲丁崩弟帝外壬立外壬崩弟帝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圯于相復遷于耿任巫賢殷復興巫賢者巫咸之子也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帝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自仲丁以

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帝盤庚立自成湯至盤庚凡五遷殷已居河北河數為敗盤庚乃南渡辟河復居于亳民始不恱乃作盤庚三篇告而遷之於是百姓復安殷復興盤庚崩弟帝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帝小乙立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少學于甘盤已而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欲以習知民事之艱難及父没亮陰三年既免喪猶弗言也羣臣疑而問焉武丁曰以

台正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其形求之于天下説為胥靡築于傅巖惟肖乃立為相號之曰傅説任以保衡之事殷復興武丁祭成湯祭之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崩是為高宗子帝祖庚立祖庚崩弟帝甲立帝甲滛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廩辛崩弟帝庚丁立庚丁崩子帝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博使人為行不勝而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震死子帝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崩子帝辛立是為紂紂帝乙之適子也帝乙之長庶曰微子啓啓賢以母賤不得立紂為人辯給捷疾聞見甚敏紂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已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紂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

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弗事上帝神祇廢宗廟之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盗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作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滛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囚西伯羑里七年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

女奇物善馬以贖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來善讒毀諸侯諸侯益疏西伯歸而修德諸侯多畔紂往歸西伯西伯益大舉兵戡黎黎近於殷殷臣祖伊恐奔告于紂曰嗚呼天既訖我殷命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今王其如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安能責命于天乎是時殷之耆舊

大臣皆棄不用微子啓箕子王子比干皆憂懼莫能救商容廢居於家紂之卿士大夫皆四方多罪逋逃之人也西伯既已受命稱王九年而没武王終三年之喪以諸侯東伐至于孟津觀政于商欲以懼紂改過為善師還紂益長惡不悛微子與其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謀而歸周箕子佯狂紂囚以為奴比干諫而死紂剖其心觀之周之十三年武王遂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昧爽與紂兵

敗走登鹿臺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入誅妲己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散鹿臺鉅橋之積而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後及武王崩武庚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殷人蓋禘嚳郊冥祖契宗湯報上甲微而世祀三宗自夏殷以来天子雖稱帝王至周去帝號獨稱王與夏殷為三王殷本子姓其後以國為氏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蘇子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

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葢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

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盖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

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獘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葢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

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葢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毋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弃之而西葢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古史卷四

古史卷五

宋 蘇轍 撰

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迹忻然踐之身動如孕期而生子不坼不副疑而棄之隘巷牛羊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復置之氷上飛鳥覆且翼之姜原以為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棄幼而岐嶷

其游戲輙樹藝五穀所植無不羨大及為成人遂好耕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教民民咸法則之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邰佐禹治水播奏庶艱食鮮食蓋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為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来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弃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閒而居於豳不敢怠業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廷邑里之制然猶處

於復穴無宮室之美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来子孫微弱至古公為狄人所攻事之以皮幣犬馬皆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幼而

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刊木立宗廟冢土城郭宮室黜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古公取姜女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於摯曰太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荆楚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自后稷至季歷經夏商千餘歲而子孫相傳十四世而已使人人在位皆七十年然後及此此理之所無也蓋必有公脱遺者矣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從史記之舊而已）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

為文王文王在母不憂處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姒比三世皆得賢妃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王化之盛始於室家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太公望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為三公崇侯虎譖之紂囚之羑里文王方幽囚憂患乃因古八卦為六十四為之卦辭文辭謂之周易先儒或言文王始重易八卦為六十四今以書洪範考之蓋伏犧始畫八卦其後禹得洛書九疇而其七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繹曰克曰貞曰悔是時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八卦之重久矣文王之世蓋因古人已重之卦而為之辭耳然明夷之辭稱文王箕子豈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與居羑里七年諸侯或從之囚紂以此懼閎夭之徒又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紂喜釋文王以為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更來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侯賴焉密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滅其國因徙居岐渭之閒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遂伐崇侯軍三旬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始作豐邑自岐

涉渭東徙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漢三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既而以兵戡黎黎近於殷殷人震焉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質之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閒田而去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黎即黎陽虞芮在馮翊皆周之東北也王業以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為大王公季為王季文王享國五十年

葢受命九年年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終三年之喪周之受命葢十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觀政于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是時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遷善乃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三年武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師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四月自商還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誅紂而遂歸馬放牛何也商之亡也天下諸侯盖有助為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沮兵以自救故為之歸馬放牛盖以權示天下弗服而已

丁未祀

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黄帝之後于祝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於是大封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於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為正月色尚赤

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中國既定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羣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禮宗子在宅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祭周公所以為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代武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為冢宰聽政事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周公以王命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叔封微子啓於宋以

代殷後成王既誅二叔有疑周公之意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發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而予弗知以致天怒今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名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公終相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營洛邑以為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烝

祭於洛而歸政焉王命公子伯禽為公後留魯而公留相周周公乃遷殷頑民居之洛邑明年淮夷復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豐作周官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於是六服羣辟無不承德禮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樂為象武王之樂為武象箾南籥文王之樂也而鄭康成以象為大武蓋失之矣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

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没康王復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衰昭王南廵守不及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愍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周以復寧其後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為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馬也王是以獲没其身盖享國百年耄荒而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立

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緊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疾王子朝告諸侯曰夷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是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

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國人謗王名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

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

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

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卯首則所謂共和者也厲王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父之徒内修政事安集流散習車馬考宫室畜牛馬外則懷来諸侯攘却戎狄周以復興旣而少懈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不聽十二年魯武公来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

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九年伐羌戎氏戰于千畒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孫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草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于既烝狩於

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四十一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隂廹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隂也陽失而在隂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失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

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得襃姒生子伯服愛襃姒將黜申后及宜臼而立之伯陽父曰周亡矣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宮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弃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遂亡於褒褒人有罪請入弃女于王以贖幽王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以尹氏為太師皇父為卿士番為司徒家伯為宰仲允為膳夫棸子為內史蹶為趣馬楀為師氏皆讒慝貪暴淫辟之人而褒姒之黨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冦則舉烽諸侯悉至至而無冦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其後不

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襃姒盡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携王諸侯黜之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平王辟戎狄之暴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為固周自是失文武之舊諸侯強幷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反與諸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云平王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鄭桓公武公皆為平王卿

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及成周之禾三年鄭伯来朝王不為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私怨凡伯伐之于楚邱以歸十三年王帥陳蔡之師伐鄭鄭人先敗陳蔡射王中肩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王弟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弗聽莊王三年周公將弑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

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覇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於諸侯諸侯莫弔子惠王閬立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大夫作亂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頽三

年王出居鄭櫟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虢公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位禍孰大焉今子頽歌不勸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伐王城殺子頽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予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廵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為侯伯且使伐衛討立子頽初王取于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鄭于首止

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名鄭伯教之叛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于齊明年齊為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為襄王四年叔帶台揚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孫湫言叔帶于王将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名也以戎難故諸侯戍周十五年富辰言於王請台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怨王之與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不可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為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絀狄后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聽

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遂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處于氾叔帶以狄后居于温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得國欲勤王以求諸侯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獻鄭伯傅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王子虎及諸侯盟于王廷冬晉文公復會諸侯于温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衛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三十四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崩不赴于諸侯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使瑕嘉平戎

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有髭周人以為神故以為謚二十三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將壅之以飾宮太子晉諫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

沉滯而亦不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能上下相固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及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弟佞夫佞夫

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儋括奔晉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

鐘聲以為耳也耳所弗及非鐘聲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今鐘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又嬖子朝與賓孟謀欲立之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子不順二十五年王將去單劉而立子朝不及而崩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帥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謚曰悼王周人

立其弟匄是為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泉尹氏立子朝四年王告急于晉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固名伯盈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萇弘與劉文公謀城成周王使告于晉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令城事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而畢十五年吳入楚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儋以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晉闕没戍周王出居姑蕕十七年劉子單子敗尹氏王入于

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殺萇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凡諸侯之事它國皆不書此所以書者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遂為戰國變之大者也它放此四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王介立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司馬貞索隠以為周家不應有两定王况世數非遠然皇甫謐彌縫二書之錯而謂之貞定王未為得也當以貞王為正今從之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為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别别五百歲復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為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始列為諸侯所謂别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

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毒始親國政正十七年也十年烈王崩弟顯王扁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帥以朝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周為秦將伐之蘇代為周說

楚王曰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觧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絶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

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召西周君西周君
惡往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使攻王之南陽也
王何不出兵南陽周君將以為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
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
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
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器必可以盡矣韓徵
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
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

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興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請東借兵於齊顔率至

齊謂齊王曰夫秦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説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顔率曰大王勿憂臣願東觧之顔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顔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

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也九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戰國策作犀武）於伊闕

進兵而攻周或為周謂李兊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

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我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勌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

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
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
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
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十九年秦取
韓陽城負黍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師出
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
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
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

鼎寳器而還西周君於𢒼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太山東廵守至河南求周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

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

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旣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怳忽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

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淩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

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盖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盖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古史卷五